

原初种族

The Primal Race

作者：费扬 (Author : Yang Fei)

数据：Claude (Data: Claude)

翻译：Gemini (Translator: Claude + Yang Fei)

(It's Gemini who thought of the title "Primal Race")

序

写书的初衷是我有许许多多的概念和想法，2025年底我刚接触ai，以为ai可以轻松帮我把想法转化成一本书，但是从写第一个字开始我就发现ai只能做一些举例子和数据的工作，它有时候会提供好的思路，比如标题primal race就是ai想出来的，但有些时候把我的想法完全相反着说，是很危险的。

我一开始先写一版，让ai更改，我再照着ai的提议重写一版，因此，也因为需要先垒砌概念的砖，前两章看起来非常学术，也非常机械，从第三章开始我就只写自己的版本了，并且在定义明确之后可以展开理论，之后就越来越放飞自我。表达是目的，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我自己首先要尽兴。

那么请欣赏一下什么叫“虎头蛇尾”吧，哈哈哈哈哈。

另：中文是我的第一语言，所以我是用中文写再翻译的。

摘要 (Summary)

本书基于约翰·加尔通 (Johan Galtung) 的“暴力三角”框架，提出了“不公即暴力” (Injustice is Violence) 的公理化定义，即 $\text{Violence} = \text{Potential} - \text{Actual}$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原初种族理论 (The Primal Race Theory)，认为种族通过表型、背景与文化

(Phenotype, Background and Culture) 界定，而生理性别本质上就是一个种族问题——传统的基于肤色的种族是在女性的种族之后产生的，有着女性种族形成的相同逻辑。女性作为人类历史上被殖民的“原初种族”，被形成了生物学的改变，并遭受了基于生物学现实的系统性掠夺。针对女性的暴力是父权制以来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仇恨。女性种族的构成为后续所有的种族构成和暴力提供了蓝图。

主要发现与批判：暴力的性别特异性 (The Sexed Nature of Violence)： 本文详细论述了加尔通的暴力分类（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与文化暴力）并将其置于严格的“性别化视角” (Sexed Lens) 下进行审视。数据表明生理女性 (Biological Female) 是所有暴力形式的绝对主要受害者。从FGM与杀女婴（物理层）、堕胎权的法律剥夺（结构层）到经期禁忌（文化层），暴力的靶心始终是女性的生物学功能（生殖与性）。

新型暴力：女性身份的“自杀式”消解 (The New Violence: The Suicidal Dissolution of Female Identity)： 在传统三角之外，本文界

定了一种新型暴力——“关于身份政治的暴力”。社会性别 (Gender) 是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Cosplay), 而生理性别 (Sex) 是生物事实 (Fact)。酷儿理论的“性别操演性” (Gender Performativity) 陈述 Gender 是一种表演, 而这表演仅是社会层面的, 我们可以承认 Gender 这种表演的流动性, 但不能罔顾生理性别的事实。当跨性别理念被用于巩固女性作为一种表演的地位, 是在消解“女性”这一概念, 它剥夺了生理女性在政治博弈中唯一的“根据地”。每个时代都是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时代, 消解女性身份导致女性无处可依。这种消解是对女性恶意的掠夺, 抑或是一种天真的恶 (Naive Evil) 或自杀式手段。酷儿理论还试图证明“普遍的女性” (The Universal Woman) 不存在, 数据驳斥了这一观点。不仅普遍的女性存在, 更应当将生理女性与“自然女性” (Natural Woman) 绑定, 普遍的女性应当有自然的状态。自然女性即人类, 即所有性别。

元暴力 (Meta-Violence): 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男性中心叙事” (Male-centered Narratives)。这是一种指导所有暴力的“元暴力”, 不仅仅是性别暴力。在原初种族理论框架下, 它确立了制造主体 - 制造客体 - 掠夺客体的原始模型, 在肤色和阶级产生之前。从性别上来说, 它不仅在虚拟层面 (如男男文化、色情产业) 塑造男性的优越性, 更在现实层面方方面面渗透, 并主导了身份政治的走向, 使其成为父权制对女性生存空间进行全面殖民的工具。并由此延伸到对他者/弱者/异者的剥削、欺辱与战争等一切形式的暴力。

共谋者理论 (The Co-conspirators Theory): 被定义为“微型父权政权”的，可以有任何形式的家庭/友谊/社会单元，它是整个社会“男性中心叙事”的具象化结晶。宗教与浪漫爱 (Romance) 是维持这些单元稳定的社会级麻醉剂。本文揭示了一个关键陷阱：许多所谓的“进步主义者”仅仅是厌恶这些麻醉剂的单一性与限制性，而非反对其背后的“男性中心叙事”本质。这些未被旧麻醉剂满足的群体，往往转身拥抱了更具迷惑性的“糖衣炮弹”（如激进的身份政治），换汤不换药地将宗教与浪漫爱的赋魅本质移植到生造出来的“进步概念”上，本质上依然是暴力发起者 (Violence Initiators) 与其共谋。

解决方案：

终极愿景——生物学分离主义： 通过剔除暴力发起者（所有男性及恶意女性的共谋），利用生殖技术（如IVG/孤雌生殖）从根本上重构社会单元。

现实路径——正义单元 (Just Units): 在尚未实现愿景的现实中，建立基于“零暴力”原则的社会单元。只要任意排列组合的Sex/Gender单元构成对内对外不施加暴力（即不输出男性中心叙事的元暴力），这些多样化的结合即为非父权制的“正义单元”。

目录 (Outline)

1. 表达 (Expression)
2. 存在性战争 (Existential War)
3. 表达的武器化 (Weaponisation of Expression)
4. 共谋者理论与元暴力 (The Co-conspirator Theory and Meta Violence)
5. 暴力三角 (Violence Triangle)
6. 原初种族的构成 (Constitution of the Primal Race)
7. 解决方案与愿景 (Proposals)

1. 表达：身份的确立与生物墙

(Expres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dentity and the Biological Wall)

“**表达**” (Expression) 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它是存在的确证。表达决定了你是谁。

表达是你如何呈现于世界：你的长相、你的声音、你的装扮、你使用的语言、你的举止，乃至你选择出现的场所与结交的人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种聚类的本质，是人类基于“相似性”

(Resemblance) 和“熟悉感” (Familiarity)建立的排列组合多种多样而又交叉的种族/部落，这里的“种族”包含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基于肤色的种族。种族的划分来自于表达的差异。

种族通过表型、背景与文化 (Phenotype, Background and Culture) 界定。无论表型、背景还是文化都具有特定的表达。除了肤色以外，社会性别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地域认同感、阶级认同感等，本质上也是通过比较这三个维度的表达的相似性，或是激发了共情，或是激发了斗志，在台面上/台面下将人群划分为不同阵营的产物。

表型 (Phenotype)：表型是最直观的表达。表型是你在开口说话或展示品味之前，世界对你的视觉判定。它不仅包括天生的生物特征，

也包含了被生活方式长久雕刻的肉体形态。生物特征包含你的肤色、骨骼结构、发色、第二性征等，生活方式包括你是否肌肉健壮或是否刮腿毛等。在人类的本能中，表型的识别不依赖于语言的沟通，它是直接的视觉冲击。黑人与白人通过表型迅速在视觉上区分阵营；肥胖或体态问题通常被标记为底层阶级的表型，而良好的身材和合适的装扮让你更容易被特定阶级的阵营接纳；女性和男性通过第二性征区分你我——这本无强弱，第二性征本来也没有被赋予社会意义，然而在父系社会的驯化中，无论是亚洲推崇的“白瘦幼”审美，还是欧美流行的“过度性化”体态，通过对女性物理与社会力量感的剥夺，使得

（移除了肤色阶级等其他变量包括社会性别的表演式差异甚至第二性征的）生物男女之间表型的差异，在当今世界的通常情况下，变得十分显著。主要在于体能的差别，施加直接暴力的能力。生活方式的表达具有流动性，生物特征的表达很难流动。

背景 (Background): 背景涵盖了你的地缘出身、家族阶级以及成长的历史环境。它决定了你的口音、你的饮食习惯以及你潜意识中的安全感来源。背景往往决定了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还是在贫民窟挣扎，是不是通常遭受暴力，还是你是执行暴力的一方。原生背景留下的痕迹（如地域认同感、童年创伤）往往构成了一个人“底色”的一部分，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流动，人可以通过移民或阶级跃升来修改背景，无论是原生还是后天的背景，都成为了划分“老乡”或是“圈层”或者“命运共同体”的指标。比如一个人在一生中拥有的一个或多个老乡

会、校友会或是同时/选择性地存在于由“生物女性的共同经历 (Shared Experience)”组成的联盟和/或社会女性也就是表演女性的所谓的“女性共同经历”的演员联盟。人有时通过原生的背景，“底色”进行表达，有时候通过后天的背景迁徙和认同进行表达。

文化 (Culture): 文化是最自主自由的后天习得的表达：你使用的语言、你信奉的宗教、你展示的审美趣味 (Taste)、你的服饰风格以及你的政治立场。人们通过穿戴特定的文化符号（如某种发型、某种行话、某种服饰），通过特定的语言、品味和仪式进行筛选和广播自己的阵营归属，寻求同类的共鸣。比如黑人文化：嘻哈音乐、爵士乐、黑人英语，脏辫爆炸头；老钱新贵所消费和标榜的“高雅”/“低俗”文化；家乡话或对同种食物的爱好；对社会性别，或是各自社会身份中扮演的角色的约定俗成的维护和演绎，比如兄弟会(Fraternity)式的结盟，“男人都苦”、“男儿有泪不轻弹”、“父爱如山”、“为母则刚”、荡妇羞辱、小三浸猪笼等等，彼此之间再通过刻板印象确认身份，点头，握手。文化层面的表达是爆炸式的自由且多样的。虽然因为被制度和文化本身等因素影响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掌控，但因其自主性，文化层面的表达对确定种族的实际上的分类其实有着最大的影响，这里我们就要提到身份的政治性。

身份的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表达是人存在的延伸，人们通过各式各样的表达形成了种族，种族给了你身份，从而你的存在有了社会性/政治性的意义。

也就是说，身份的政治性是人生来的一个被动属性，身份政治便是人运用了身份的政治性进行结盟与斗争的一个技能。

为何会有政治，根据wiki百科，“政治是指于社会团体中为决策产生的相关活动之范畴，亦可来自他种形式的权力关系，如地位与资源之分配”。如何决定决策？谁来决定决策？地位与资源如何分配？谁来决定如何分配？政治在实际生活中是人们通过阵营站队为自己谋福利，而阵营站队靠什么？谋谁的福利靠什么来界定？身份。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言，政治始于敌友之分。一切政治本质上都是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是每个人只要存在就会面临的。你代表了你自已，同时也代表了你的阵营，以及所有将你视为“同类”或“异类”的人。人们通过你的表型、背景、文化表达迅速进行敌我识别，尝试确认你的“品种”，尝试定义你的身份。因此，就算你只是代表你自己一个人，也并不存在“去政治化”的表达，也无法脱离与其他阵营的互动，即便你与世隔绝，除非你被所有人遗忘而不再被记起 — 真正地死去了，只要你活着，每一个行为举止都是一次投票，为的是在“存在性战争的博弈”中得到最优解。在下一节中我会详细阐述。

综上，人的存在和表达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身份政治是基于你的生物特征（表型 — 生物特征）和社会基础（表型 — 生活方式、背景和文化）的不可避免的结盟与斗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表型 — 生物特征是以上列举的种种身份特征表达中唯一一个无法改变/需要很大的

代价进行不完美的改变的一种表达。社会基础是可以流动的，如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所言，社会性别 (Gender) 可以是一种重复性的“表演” (Performance)；如皮埃尔·布迪厄 (Bourdieu) 指出的，阶级品味 (Taste) 可以通过金钱和文化资本的积累来习得或伪装；地理位置和国族认同也可以通过移民改变。而你无法“表演”你的染色体，你也无法通过后天的努力“习得”原本不属于你的生物特征。

你无法让生理男性怀孕或者产生卵子，或使生理女性产生精子；你可以通过激素改变肌肉量，但无法重塑骨骼和脏器容量 — 为了适应分娩，女性的骨盆更宽、更浅。这导致股骨（大腿骨）与膝盖之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角度，称为Q角 (Q-angle)，较大的Q角意味着在跑步时，女性的生物力学效率较低。成年男性的心脏平均比女性大15-20%，肺活量大10-12%。平均而言，男性拥有更长的四肢（特别是小腿和前臂）相对于躯干的比例 — 因此女性的生理运动极限在同等条件下会一直低于男性的生理运动极限；而在绝经前，女性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显著低于男性，这是因为雌激素 (Estrogen) 具有保护血管内皮、降低坏胆固醇、维持血管弹性的作用。女性拥有更强大的免疫系统，X染色体不仅仅是性染色体，它还是“免疫调节基因”的超级载体（携带了超过1000个基因，而Y染色体只有几十个），如果其中一个有缺陷，另一个可以立即替补（这叫基因嵌合/X-inactivation mosaics）。在几乎所有的传染病大流行（从流感、SARS到COVID-19）中，女性的存活率都显著高于男性。总而言之，生物墙限制了女

性的力量上限，同时也构成了女性的生存底限。生物墙限制了男性自身孕育的能力，这对于生理女性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诅咒。

激素疗法和手术可以改变第二性征（胡须、喉结、乳房），甚至重塑生殖器的外观。但这只是它改变了“看上去的样子”和“社会互动的方式”。技术暂时无法改变生殖细胞的制造逻辑（配子类型），无法改变神经内分泌历史、由基因决定的基础代谢基线，无法抹去经历过雄性青春期而留下的肌纤维记忆与骨骼力学优势，无法重写大脑在胚胎期确立的性别二态性结构。生物墙在跨性别领域仍然存在。

这道墙意味着，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从胚胎时期开始，就不得不将巨大的能量分配给生殖系统的发育与维护（无论是否生育）。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仅仅应用于社会性别——你可以表演“阴柔的气质”，你可以穿戴“女性的服饰”，但你无法表演“月经的绞痛”，无法表演“孕育生命的激素风暴”，更无法表演“更年期的骨质流失”。这些生理体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我们现在记下这个身份认同中的生物墙。

2. 存在性战争：激烈的博弈与最优解表达

(Existential War: Fierce Game and Optimal Expression)

存在性战争与博弈

正如第一节所述，人的存在和表达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身份政治是基于你的表达的不可避免的结盟与斗争。

反过来说，人的一切表达也都带着着身份政治的目的。前者在于你知情/不知情地被分类，后者在于你知情/不知情地主动出击。为何会主动出击，因为人和所有的舆论/政治的表达空间是一个定量，需要被争夺。虽然在“意义”维度，人类的表达可以是无限的，但在现实的“权力”与“注意力”维度，可以承载表达的空间是一个定量。在这个定量中，人是政治投票权的媒介。时间的线性与注意力的稀缺构成了有限空间内的事实存在的排他性——当你被迫在一句话的时间内选择一种表述时，你选择了这种叙事，就必须扼杀那种叙事。这样的事实被写进正史了，与之相矛盾的事实就会消失或进野史。这样的叙事成为了事实，那样的叙事就变成虚假的了。选择因为有放弃才有意义，投票因为有选择才有意义。也因此这有限的空间需要被争夺，这样的争夺也不是开关一样由1到0由0到1，是有进度条的，是存在融合可能的，但在每一个节点上，就是零和的。对于人们而言，无论有意识/

无意识，这就是一场博弈，事关自己这一枚票在社会中的价值，事关代表自身身份的表达的输赢，是一场关于自身的“存在性”的战争。

存在性战争就是基于身份政治与别人在所有表达空间进行的博弈。

激烈的博弈：从私人领域到公共空间

博弈的战场是什么，简单来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表达空间：

舆论空间：在一种主流叙事的流行之下，就会牺牲众多的边缘叙事，而众多的边缘叙事中可能蕴含着更全面更合理的真相。

权力席位：政治政策当中，选择了伸张一类人的权利，不论是否折损了其他阵营的权利，都是在放大此阵营的存在。

人类的注意力：人们可以“看见”的时间是定量的，注意力被什么吸引的那个时间，就丧失了“看见”其他事物的可能性。

除了这些公共领域，私人空间（家庭、卧室等）也是一直以来的博弈战场。家庭制度本质上是人们为了养育儿女和维持社会地位进行的经济合作，其博弈的含量不亚于社会竞争，只是一旦定性，因为私人的世界不经常暴露于外界，缺乏外力的影响，会拥有一种惰性，而外部的竞争始终变数巨大。但本质上讲，所有的这些博弈都是高度激烈的。

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个人即政治”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提出者卡罗尔·哈尼什 (Carol Hanisch)将女性家庭内部属于私人空间的权力斗争或者说“种族”斗争曝光在公共空间之下，“丈夫出轨、婚内强奸”等家事不再是家长里短，而是可以摆上台面在公共空间讨论的带有政治性的话题。自此，女性私人空间的失权普遍都可以在公共空间得到曝光和伸张，这是一个非常光明的指向，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个人即政治”的定义其实适用于所有人 — 每个人，即便是身处私人领域，对公共空间都在不断施加影响，尤其是在女性没有任何公共空间可以进入而男性霸占了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决策权的时代，在当时人=男人，在现代社会不同的只是女性在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逐渐拥有了决策权，人=人 — 1969年的女性在私人空间聚在一起聊家中男性带来的痛苦，是个人即政治的，“个人”的痛苦成为了“政治”的问题；2026年的男性在通过婚姻与女性达成互相私有化的协议后（大多数婚姻都是非开放的），在私人空间聚在一起聊家中女性带来的“痛苦”，进而对内实行了家暴/煤气灯等“举措”，对外宣传推广推进一系列的政策、抢夺注意力从而制造一系列的舆论去给女性在公共空间带来痛苦、给自己带来利益，也是个人即政治的，“个人”的邪恶成为了暴力的“政治”。但也不是所有的私人空间争权夺利的战果都在公共空间得到了反映，仍然存在未知数量的黑盒：到底有多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己也浑然不知被限制的主妇，以及“家暴男在外老好人”的情

况？这些在私人空间博弈中输掉也没有选择在公共空间撕扯的女性境况如何？

在输赢直接作用于公共空间的白盒的情况下，最明显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交叉的博弈，是女性如何处理生育和养育。生育和养育很多时候直接让女性在事业上升期从公共空间消失，而当她试图返回时，她发现战场已经变了，原来的席位被占了，这就是著名的“母职惩罚” (Motherhood Penalty)。而在这个私人战场上赢了的男性（拥有了孩子延续后代，但不用付出身体代价），在公共战场上反而获得了“父职红利”（被视为更有责任感、更稳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全球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约为 47%，而男性约为 72%，在全球范围内，21.7% 的15岁以上的适龄女性表示她们无法寻找有薪工作是因为“家庭和照料责任” (Inability to participate due to care responsibilities)，作为对比，只有 1.5% 的男性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工作。6.06亿的劳动适龄女性因为全职照料家庭而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而男性只有 4100万。剩下的大约6亿人数的参与率差距来自于，比如说法律：世界银行《2022年妇女、营商与法律》报告指出，全球有104个经济体依然通过法律禁止女性从事某些类型的工作（如夜班、采矿、运输）；受教育权：全球文盲人口中，2/3 是女性；统计：在非洲和南亚，大量女性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耕作，她们的劳动不产生资本主义承认的GDP，因此被视为“无业”。

而在家中她们面临的是：全球近 60% 的女性被杀案发生在私人领域，82% 的亲密伴侣谋杀受害者是女性。

男性赢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在全球范围内，90% 到 95% 的工伤致死事故受害者是男性；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的《全球凶杀案研究》，全球 79%-81% 的凶杀案受害者是男性；在几乎所有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 3 到 4 倍；拥有“0个亲密朋友”的男性比例在过去30年翻了五倍（美国数据）；在俄罗斯等部分国家，男性预期寿命比女性低 10 年以上。

当博弈对象是制度和暴力机器时，没有人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和 Walk Free 基金会的最新数据（如《全球奴隶制指数》），目前世界上约有 5000 万人生活在现代奴隶制中，强迫劳动 (Forced Labour)：约 2760 万人 (55%)，强迫婚姻 (Forced Marriage)：约 2200 万人 (45%)。

社会就是由人组成的，制度和暴力机器也是由人运行的，运作制度的人吃人，那在制度之内的就被吃。存在性战争是一场（通常）没有硝烟的但是确确实实要人命的十分激烈的博弈。和人博弈，和制度博弈，但最终是和人博弈。而这里举例的都是最大众的“存在”，没有“特立独行”的“高端需求”，却也让每一个“玩家”需要调动自己的生命去寻找一个最优解。

“公正的表达”与“最优解表达”

“公正的表达” (Just Expressions)是系统的最优解。想象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每个人作为微观细胞，通过重视个体的权益以及合作的公平，在个体和整体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 折损/强调某些个体利益，使得系统运作的整体利益增多，从而弥补/消除之前折损/强调的个体利益，使得总体和总体内的每个个体都获利 — 即为最大化/维持个人权益，又维持系统运作并最大化所有人权益的“对系统的最优解”。本质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共同向上的心态。这就需要每一个“细胞”都装备一个普世价值/理想主义心态。一些具象的公正的表达比如：人生而平等不分贵贱、为别人打抱不平、遵守秩序、帮助他人、指出系统的作弊者、颂扬真善美等等。

然而，现实是在如上所述的高强度博弈中，结构性弱势者的“公正表达”或在作出“公正表达”的尝试时，在同质化的、具有压迫性的文化和制度霸权下，系统性地被压抑/转化，成为了满足在高压或单一价值观的环境下可以生存的“最优解表达” — 塔利班政权下被压迫的普通民众能做的最公正的表达就是有女性偷偷工作上学时不通风报信，推翻政权谁有力量？逃离那里/苟且偷生是最优解表达；法律监管不力的地方黑社会和警察关系密切，或者警察就是黑社会，如果被绑架，作为一个记者或许还有身份抗衡曝光或是有任务在身，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最优解的表达甚至是贿赂警察，与警察和黑社会处好关系；一个经常被欺负的男性或许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保护弱小的人，但如果社

会环境崇尚丛林法则、反智、残酷、保护弱小不被奖赏，而他无力反抗，他甚至会去扮演“女性”，以这个心态去“爱上”男性（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症）或女性（类似于“男人伤害了你于是你成为了女同性恋”）——不是说所有扮演女性气质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态，但“女性”在社会中的很多人眼里等于“弱小”，他经常被欺辱，于是就认为自己成为了“女性”，对于“女性”的乔装扮演成为了他的最优解表达。

波伏娃说女性是一种处境（Situation），其实是不准确的，她这里说的女性是社会性别的女性，社会性别的女性是一个角色扮演，什么样的剧本都可以套在这个角色身上，她可以强也可以弱，说女性是一种处境，就是在说，扮演女性的一定是弱的。而事实上生理女性具有其强势和弱势，社会女性的扮演者也具有其强势弱势，具体看人们怎么博弈，但在“女性=弱”这个有毒的社会共识上，它就成为了一些人最优解表达的容器。由此可见，最优解表达既不是公正表达，也未必是真.最优解表达。

最优解的异化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真.最优解表达是100%最有利于你以及同时对他人进行“公正表达”的表达，最优解表达就是一个社会化的版本，在“社会公约”的范围内最有利于你以及同时对他人进行“社会公约”的表达。每个人的最优解表达会经历一个相同的在高强度博弈下被压抑/被转化的过程，分为如下四步：1.你成为了他人的最优解表达，2.社

会发生改变，3.他人的最优解表达成为了你的最优解表达，4.你的最优解消失了。这就是存在性战争的输赢。你原先的真/假最优解表达成为了一个其他人的真/假最优解表达的子集，你的主体性消失了。

举个例子，一个女生在一个被乡友说三道四的小乡镇的最优解表达是无视环境，于是她取决于状态，时而打扮得非常性感曼妙，而1.“她时而打扮得非常性感曼妙”这一点被乡镇男性提炼出来进行包装成为了他们最优解表达的一部分——“有一个温柔贤淑或魔鬼身材的女性化的女朋友”，从而“证明了我是一个男人”，2.社会舆论发生改变，每一个乡镇男性和女性都认为“乡镇男性有一个温柔贤淑或魔鬼身材的女性化的女朋友”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最优解表达，3.乡镇男性的最优解表达成为了乡镇女性的最优解表达，4.乡镇女性的最优解消失了/被替换了。原先的“无视环境”成为了真.最优解表达变成了隐藏结局。乡镇女性的存在性被让渡，放大了乡镇男性的存在性。这场乡镇的存在性战争又在城市打了一遍，又在别的城市打了一遍，从而成为了全球主流共识。将“有一个温柔贤淑或魔鬼身材的女性化的女朋友”换成“有一个拥有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供养者的男朋友”，再打一遍又成为了全球主流共识，因为这是一套“互相扶持”的逻辑。这就是存在性战争的目前的大赢家之一——所有秉持这类想法的人类。

再用之前的例子来说，从小被欺负的男性的公正表达是做一个共情力很强的保护弱小的人；假的最优解表达，是扮演一个“女性”，通过“弱小女性”的身份去弘扬加深刻板印象的所谓女性“赋权”——赋予自己权

力去更好地扮演一个父权制认可的女性，是否还具有“共情力和保护弱小”的能力根据角色扮演进行调整；真的最优解表达，是以自己“从小被欺负的男性”的本来的身份去推翻击垮欺负自己的人，自己强大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喜欢，再去进行女性社会性别的角色扮演。这样“共情力和保护弱小”有了土壤，最优解表达就与公正表达接近了。

让公正的表达与每个人的最优解表达重合，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然而要实现这个理想的目标，需要通过个体的自治的改变，强调个人的最优解，再通过合理地修改规则使得其自然地与公正的表达重合，而不是喊口号调度地球上的所有人——只有持续地调度地球上所有人才能持续地实现公正的表达，而这是做不到的。

结构性弱势者的最优解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结构性弱势者在寻找自己的真·最优解表达时，以及寻求公正表达无论结构性弱势与否的人，很难成为一个“正常的少瑕疵的人”，除非愿意“被吃掉”。很多女性不进入婚姻，将自己全然杜绝于私人空间之外；不生育，留在职场；移民去政府生育政策更好的地方；寻找“家庭主夫”去执行养育任务等等。尤其是东亚社会，这样的女性越来越多，即便如此，她们也经常不被定义为“正常的少瑕疵的人”。大龄剩女、女魔头、败犬、Easy Girl、田园女权、坦克、

自私自利、性别对立，这又反哺了她们寻找最优解的行为动机。她们的行为形成的数据：

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跌至 0.72（首尔甚至跌破 0.6），为全球最低。中国结婚登记2024年跌破 700万对。2020年数据显示，日本女性的终身未婚率已达 17.8%（男性为 28.3%）；根据多家留学机构发布的《中国留学白皮书》，在出国留学的群体中，女性占比长期高于男性（通常在 55%-60% 左右）；韩国和日本常年霸榜经合组织 (OECD) 性别薪资差距最大的国家。在韩国，女性收入比男性低 30% 以上。这种巨大的经济剪刀差，迫使有能力的女性去工资更平等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洲、北欧）去寻找机会，在许多西方国家，长期居住的日本人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接近 2：1，有超过 70%-75% 的韩国年轻女性表示“如果有机会，想离开韩国生活”，这一比例通常比同龄男性高出 10-15个百分点，等等。

有了“寻找最优解表达去赢得存在性战争”这个视角去看世界就清晰很多，对于一个希望自己和希望女性族群活得最优的女性，最优解还可以是：追求经济社会地位，对于男性因为可以有IVF而并不需要考虑任何取悦式的行为或违背内心的亏本合作，但博弈包含了需要时刻提防他们的各种破坏和攻击；面对女性，世俗意义上的合作取决你是否符合她的最优解，而是否是对方的最优解看个人，那么这场博弈可以通过先进行世俗意义合作，也可以通过真.最优解的价值确认是否是彼此的真.最优解，取决于如何做代价小。

个人的即政治的。身份政治是结构性弱势者团结的一大利器。相似的土壤，孕育出相似的体制，相似的人，相似的“瑕疵”，相似的问题，和相似的解决方法。人们在寻找自身的最优解表达时与别人发生了交叉，有了共同的最优解表达，就会自然而然运用到身份政治，通过施加标签以及标签化的族群内部和之间的合作，使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更容易——人们在公共空间，作为劳动者、资本家、政治家、明星、消费者、社会运动者、意见领袖，通过政治、舆论、注意力等载体去完成其在公共空间或是私人家庭领域的权力斗争，助力与自身身份有关的“存在性战争”在博弈中获取胜利，根据不同的族群的细分，组队打包宣扬统一一致最优解表达，或是通过宣扬了一致的最优解表达，寻找自己的族群。

存在性战争优势者们的最优解

然而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有组织的积极斗争中，这个世界仍然非常偏离“公正的表达”。

在女权主义（Feminism & Women's Rights）、平权主义

（Egalitarianism）、女性中心主义（Gynocentrism）兴起的当下，女性因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强势攻入公共空间，将自己的多元叙事带往大众。然而，主流叙事仍然十分男性化，所有的叙事包括情感叙事都被引导连接到男性，而女性本位的叙事空间被挤压得非常单薄。

因此，在公共空间即便是聊女性也是聊身份政治，就像被困在身份政治这件事当中。

这是所有人的最优解表达推切出来的一个世界，那也就是说，规则没有往“公正的表达”靠近，为什么？因为规则说到底是人制定的，有些人的最优解表达包括了“制定不公平的规则”。

男性在公共空间更容易因其本身由结构性优势带来的资本和社会地位，直接进入或者被带入政治/统治阶层，就像古希腊的“公民”，发布一系列的政策让女人回归家庭、无法堕胎、驱赶黑人、剥削劳动者等等；或是成为公众政治领域发言的权威人物，争夺严肃的“主要的”内容的话语权，甚至“主要、次要”的定义权，占据舆论导向。而女性的政治如果不是“草根的”，就是和男性的政治强烈绑定的。至于非严肃的“次要的”软性的内容，则同样地通过进入舆论空间，进入注意力空间，疯狂输出进行争夺，软性的文化侵蚀；或是暴力化，通过烧杀抢掠、大规模枪击等刷存在感，或组建暴力政权统治公共空间，比如中国试图绥靖失败的塔利班政权，极端的物理的侵占。

这一系列毫无底线的、在存在性战争中是大赢家的少数男性的“最优解表达”，无论是硬性还是软性的规则，都让制定者持续获得最大的利益。有些规则符合多数男性利益，也是为了扩大规则制定者的存在性；偶尔符合多数女性利益，也是为了扩大规则制定者的存在性。

“性别”是一个很强的存在性因素，所以很多男性政治家/意见领袖就算

表面上针锋相对，私底下对对方如沐春风。而就算是女性的规则制定者，只要结果是帮助了这些无底线男性的最优解表达，也是这些男性的帮凶。这我会在下一节“表达的武器化”，以及后面的章节“共谋者理论”进一步说明。

因为规则制定者是男性，规则偏向男性，所以人们在公共空间聊的娱乐话题，“爱、性、家庭关系、男性、和男性的关系”等等，全都和男性有关。就算是女性聊的关于自身的娱乐，几乎也都是在聊女性的身份政治——美甲、美妆等，而聊女性的身份政治就一定会回归到和男性的关系。即便表面上是突破了异性恋霸权的叙事，也更多是在说男同性恋，仿佛只有男同性恋是“更完整的两个个体”。又或是女发言者聊一下闺蜜，某段时尚的和女性的露水情缘；女企业家如何通过“男性气质”和“兄弟们”的帮助下获得了财富地位，成为了“一哥”——所有的一切表达，本质都是男本位的。

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女性被社会提倡或是自己自发地去引领一个特定的垂直的细分领域——一种“补充的”、“次要的”文化，或是在政治中站队一些非常传统内核的文化，却包装了进步性的外壳。比如说选择女权主义 (Choice Feminism)，以女性赋权为名的矮化自己的服美役；或者比如在塔罗中宣传“神圣阴性能量” (Divine Feminine)——这个名字是好的，但是概念却是将女性作为一个滋养的、母性的容器的刻板印象神棍化。

在参与劳动的女性当中，经济上位者的诉求和不参与劳动的贵妇们有很多重叠。因为劳动也分很多种类，只要在经济循环当中都是劳动，但经济区分人的阶层和人看到的、代表的东西。参与劳动的经济上位者有很多之所以成为上位者，是托了父权制的福，或是与男本位的表达有着深刻密切的联系，这点和贵妇们一脉相承。正如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在1989年指出，白人中产女权不能代表所有人，黑人女性、同性恋女性面临的是多重压迫，即使她们共有女性身份。

由此可见，在存在性战争中具有优势的人，和在存在性战争中具有劣势的人，即使有共同的、交叉的身份，最优解表达是不一致的。

寻找“真.最优解表达”：主观意志的生物性

在面对规则不公正、所有人的最优解表达都偏离了公正表达、存在性战争中具有优势的人无动于衷的现状，为了破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行动：

试图成为制定规则的人，修改规则奖励“公正的表达”迫使规则往“公正的表达”方向发生改变。积极地、无畏地践行“真.最优解表达”——以此获取最大利益，并在与别人的博弈中在群体间自发形成“公正的表达”。

之前提到，真.最优解表达是100%最有利于你以及同时对他人进行“公正表达”的表达。

如果每个人都践行真.最优解表达，在互相碰撞中，要么很快达到平衡，在群体范围形成了“公正的表达”，要么很快发现问题。从而我们可以解决问题。

如何践行“真.最优解表达”？我们要找到它才能践行它。如何找到它？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从哪里来。

“真.最优解表达”是最有利于你生命本体的主观意志。

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具有主观意志，这种意志本质上是一种“否定的能力”——你通过否决现在的状态，去达成你想要的状态。这种“想要”的源头至关重要。如果你的“想要”仅仅是拉康所言的“大他者的欲望”——是被父权制的语言和文化等暴力植入的（例如“我也想成为压迫者”或“我想通过服美役获得权力”），那只是说明你已经丢失了你的真.最优解表达。

萨特不完全承认生物性构成了意志的全部，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困惑于“为何拥有一模一样基因的同卵双胞胎，对同一事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从而推导出意志必有一种超脱于肉体的自由。

现代科学解答了他的困惑。

首先，现代全基因组测序证实，绝对的“生物性相同”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同卵双胞胎，在发育过程中也会产生体细胞突变和拷贝数变异，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两台硬件微殊的机器。

更关键的是，意志本身已被证实是彻底唯物的。神经科学家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t）及其后继者（如 John-Dylan Haynes）的研究数据表明，早在我们“主观感觉”自己做出决定（意志产生）的300毫秒甚至7秒前，大脑的运动皮层就已经产生了“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是生物电流在做决定，而不是“灵魂”。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被独特的基因底色构成了一个本真的表达。

在这之上，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进一步揭示了环境如何物理性地改写意志。环境压力（如父权制的压迫、贫困、战争）虽不改变DNA序列，但会通过DNA甲基化修饰基因的表达开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根据洛克的“白纸论”说，你的生物细胞构成的原型——本真的表达，被被动的事件塑造着，但是每个人遇到的事件是随机的，所以生物和社会性的叠加就更让每个人不一样，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如《自然》杂志的研究所示，使用中文（象形文字+声调）与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其大脑神经回路的激活区域截然不同——生物性创造了族群的不同语言工具，而社会性的语言反过来重塑了大脑的生物结构，加深了族群生物性的不同。又如《科学》杂志关于MAOA基因的研究

所示，携带低活性变异（所谓“战士基因”）的个体仅在遭遇童年虐待时，才会发展出显著的大脑杏仁核结构异常与反社会攻击性——生物性的基因底色提供了情绪的易感性，而社会性的暴力环境通过神经化学反应将其“激活”，物理性地重塑了大脑结构，将攻击性作为一种生存的最优解强行写入了肉体。

我们知道了生命本体的主观意志是什么、从哪里来。如何才能是最有利的生命本体的主观意志呢？也就是对自己100%有利并且对外界进行公正的表达的，生命本体的主观意志。

做减法：既然拉康指出我们的欲望往往是被植入的，那么寻找“真·最优解”的第一步就是“做减法”。你需要对自己所有的“想要”进行审计。当你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例如“我要瘦到90斤”、“我要在30岁前结婚”）时，停下来问自己：这个愿望的燃料是什么？是恐惧吗？如果大他者消失了，没有观众、没有评价体系，你还想做这件事吗？如果答案是“不”，那这不是你的最优解，而是枷锁。

捕捉身体信号：里贝特的研究表明，大脑在意识介入前就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个决定是你的生物性直觉，而随后的时间往往是社会化思维介入进行“合理化解释”或“自我审查”的过程。在社会规训的“我应该”启动之前，捕捉那个稍纵即逝的“我想”。此外，重视你对事物的身体反映，语言是社会性的，你的皮质醇水平比你的逻辑更诚实。

物理迁移：既然后天环境通过表观遗传学修饰了你的基因表达，“橘生淮北则为枳”，那么践行“真·最优解”的核心策略不是改造你自己，而是改造环境。如果你是一个拥有“战士基因”（高攻击性/高能量）的女性，在要求温良恭俭让的环境，你的最优解会被异化为“歇斯底里”或“自我攻击”。你需要带着你的基因底色，移动到能接纳甚至奖励这种特质的环境中去。

公正的表达：人在复杂社会向来不能只是一心一意地孤立扩张。当你为了达成目的而掠夺他人（如欺诈、压迫或情感吸血）时，或是为了多侵占一份多余的利益而少考量了他人的利益，你向系统输入了一股力。你的因是会有果的，这股力不会消失，而是会通过蝴蝶效应变成一些“反应”经过系统回弹到你身上。并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个体也许还是会获利，但离“公正的表达”越来越远。“公正”不能是一种外界的道德束缚，而要内化，才会更好地“有利于自身”。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最有利于你生命本体的主观意志，也就是“真·最优解表达”。真实地践行它。

存在性战争，归根结底就是你的“真·最优解表达”之争。如果你的真·最优解表达（例如：作为女性的独立与强健）迫使别人或系统改变了（例如：女子体育受到了更多重视）、或者遗失了对方原本想要强加给你的不公正的属于对方的“最优解”（例如：男性原本想把你变成客体的意志），这就是你在存在性战争中的赢。反之，如果你原本的

真.最优解被环境磨灭（例如：接受了“扮演弱者是我的最优解”），那就是输，是主体性的死亡。

而如果我们能在博弈中，让双方的“真.最优解”在碰撞后形成一种互不掠夺的共识，则形成了“公正的表达”——这通常需要先进行激烈的存在性战争之后才能达成共识。

3.表达的武器化：制造可能性的艺术

(The Weaponisation of Expression: The Art of Manufacturing Possibilities)

由上一章节我们知道，大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每个个体的存在性战争，表达一直作为一种武器进行输出，进而每个人对表达接收是一场防守战，也就是说选择输入源的重要性。

认知入口：书写历史、掌控舆论

大公司、政府以及媒体甚至私人都可以将表达作为一种武器，大规模地“投放”给个人，进而控制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比如掌握传统纸媒、电视、电台、长视频短视频、广告。国家可以以此宣传战争，而此刻战争除了实际利益的撷取外，在众目睽睽下变成一场作秀，成为一种政治成绩，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成为一种个人乃至群体的进攻性的、诉诸暴力的表达，比如说中国在国内经济形势不阳光之时对“收复”台湾的过度热情并没有得到台湾乃至中国许多民众的认可，时不时的战争动员成为安抚民族主义“黄脖子”民众的一种安慰剂。国家也可以宣扬反战争，在资助极端男权政权的情况下宣扬反战，将全球化、爱与和平作为一种表面工作来维持。国家也可以以人权为名进行侵略，人权不是目的，石油和在国际上遏制其他国家争夺话语权是目的。比如说美国政府宣传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民调显示超过 70% 的美国人相信这件事，然而开战之后没

有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战争已经打完了，石油合同也签了；或是“中东女性需要被解放，所以我们必须打阿富汗”，这套叙事得到了进步派的良心背书，然后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21年美军撤出后阿富汗女性的地位比以前更糟糕，美国在中亚得以对中国/伊朗等国家进行军事控制才是其用心，“女性权益”只不过是弃之即弃的叙事。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由个人或群体集体决定的，是以认知层面为入口，个人对个人、群体对群体、群体对个人、个人对群体等，通过定义叙事权，书写历史，掌控舆论进行的武器化的表达。

权力和媒体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密集地书写和描绘不同的视角来篡改事实，或者说，表达它们所认可的事实，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受众群的想法和认知，就像电影Inception被植入了“正确”的想法和事实后，形成了思想钢印，这时候人们已经被别人的现实操控了，别人的现实成了自己的现实成为了真实的现实，存在性被侵占了而不知。更甚者，舆论形成，从而舆论导致的行为发生，即便之后被证伪，木已成舟，历史已经被人为地书写成了不一样的有偏向性的故事 — 严重者如上述的伊拉克战争致使几十万人死亡，或是利用社媒假消息打击政敌导致对方竞选失败，下至宣传吸烟无害甚至有益，宣传OK镜这种对角膜有损害的近视矫正法，宣传“996是福报” — 即便没多少人信，甚至之后政府立法禁止，信的人已经过劳死了。

除了历史书写和舆论操控这种从认知入口改变大众认识的叙事的方式，人们还可以从身份入口将表达武器化 — 运用筛选机制，党同伐

异，从而将立场极端化打包；审美包装，未必一定是宣扬消费主义，而是用品味区分阶级。本质上是区分异己，使得表达具有了进攻性和武器性。

身份入口：筛选排斥、党同伐异

比如说，声称自己左派的人未必行左派之事，声称自己右派的人也可以有平等的视野，人们“混迹”在各自的群体中是因为党派和群体和观点的多样性实属欠缺，许多表达都需要是极端的而获取从众，而非灰色的，大多数人在人云亦云之中变得非左即右，选择一个立场的同时打包接收许多其他的立场，或是将“敌方”的立场有意为之地极端化从而进攻，极端立场比如认可对移民提出更高要求就必须接受白人至上，支持巴勒斯坦就等于支持哈马斯，支持跨性别权利就必须认为她们和生理女性无异，支持她们进入女子体育/女子监狱/女子更衣室，那我们区分顺性别和跨性别的目的是什么？非黑即白实在是强人所难。然而细分了立场之后，政治力量就会被削弱，但正因为要聚焦政治力量，政治觉醒度高的群体往往同样的出自于“自身存在”的利益出发，通过运营社群的方式对“队友”进行筛选，而人们都有从众和害怕被孤立的心理，于是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独立思考而不自知。

对审美品味的筛选从而巩固阶级是另一个利用身份进行武器化表达的入口。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商业团队众星捧月制造消费符号，普通人的表达被淹没成为固定席位的观众。而对于什么是“牛的”，可以

站在鄙视链上方的、给定标签的定义权、标签贵贱的定价权，就是商业世界本身有权势的人或是群体的可以投放给其他人的武器，作为一种筛选和排斥的屏障。有权势 = 有话语权 = 可以给其他人事物贴标签、定价值。同样的，人们不仅面对媒体和看不见具体的人的网络舆论拥有从众心理，对自身的朋友圈子和社群更是有递交投名状的心态，因为更酷的阶层意味着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钱和权力，只要表达“我也喜欢这个，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可以“晋升”自己的社交圈，何乐而不为？人们在行动后又自我说服自己从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我原本就是这么想的”，“这是我习得的品味”。利用这个心态，有话语权的人就可以筛选别人进入圈子以及排斥他人，这从外界看来又塑造了小范围的舆论，通过人传人的方式塑造或者巩固了“阶级”这么一个东西，不仅把“酷的好的”和“有钱有权”挂钩，并且还让“有钱有权”持续可以定义什么是“酷的好的”，形成一个闭环，那么普通人很容易就失去了表达的力量，让渡给了“权钱势”，如果普通人们本身不能够形成一股“势”。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松弛感”，原本是一个豆瓣帖子，后来被时尚媒体、小红书、消费品牌密集书写成一种新的高级审美；“老钱风”，一众时尚品牌通过 Sofia Richie 的婚礼、《继承之战》(Succession)的造型、一批时尚媒体的密集书写，把“老钱风”塑造成新的最高阶审美——logo 越小越贵、面料越素越高级、能看出来的牌子就是俗；TikTok 推爆的审美“Clean Girl Aesthetic”全部都是商业操作而已。实际上品味是不同的，喜好是不同的，但没有高下之分。不过反过来说，正面的例子是人们也可以通过爱好跨越阶级的距

离，但轮到真正的定价，其实多数还是看“钱权势”——只是就像之前说的，普通人的势也是一种势——土味情话，县城文学，土到极致就是潮。

情感入口：浪漫叙事、宗教偶像

表达作为武器还有常见的入口就是通过情感。最持之以恒有效的就是浪漫叙事陷阱。不是说浪漫爱情不存在，而是对浪漫爱情的过度美化使得许多人沉浸在这样一种替代性“毒品”影响下的psychosis，作出癫狂举动。爱是什么？爱是排列组合的一些感受、行动、信念，这样的排列组合可以催生的爱有很多种，仅仅是通过对象分类就有亲情爱、友情爱、对宠物的爱、普世大爱等等，浪漫爱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但在影视作品和音乐表达中，追求浪漫爱至死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值得歌颂的理念，追求“The One”进而一对一结婚，从一而终，将婚姻这种已经演变成经济单位（买房，孩子上学，一系列的消费直到一辈子），原本是父权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当作一种神圣而浪漫的行为，奉为珍宝，而这种理念就像个人英雄主义或是集体大锅饭叙事一样通过个人和群体甚至制度——在某些区域婚姻制度保护被家暴女性多过保护女性受到陌生人侵害，就好像在像女性兜售婚姻一样，“这是安全的”——的多种输出下深入人心，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表现如此，为爱痴狂，还能得到赞赏或者获取同情，其实是集体性共同地掉入了浪漫陷阱，就像病友一样互相理解。而社会是人构成的，所有的东西也都为“浪漫爱”让道了。

由浪漫爱催生的骗局最著名的就是钻石，“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A Diamond is Forever”)，实际上钻石是最常见的石头之一，而商业通过几十年的密集营销将其和浪漫爱与婚姻绑定，又垄断钻石的供应制造稀缺性，人为创造了一个消费惯例，并且反向加固了浪漫爱恒久源远流长，值得人们无下限追求的大众印象。实际上所谓的灵魂伴侣是动态的，人们如果“爱一个人一辈子”，那也是因为双方的生活深度融合并且互相能在对方身上找到提升或者锚点，并且由浪漫爱转化成了其他形式的爱，而非浪漫爱本身的作用，它本身的作用更像是使人得到一种暂时的精神疾病，出于生物性和大脑的冲动去行事。

这种叙事的有害性在于首先女性特别容易掉入这样的陷阱而忽略自身的权益，有些电影剧集聚焦的是如何当“霸道总裁”控制女性、stalker 如何悄悄干掉女性身边的坏人甚至前任从而证明自己的“爱”，将暴力包裹着彩色糖衣送给女性，而她们照单全收。叙事歌颂的“为爱牺牲”，在现实中往往是单方面、不可逆、且性别不对称的——绝大多数是女性放弃，男性受益——基于德国和瑞典数据的 NBER 研究发现，伴侣搬迁后男性收入上升、女性收入持平或下降，而且搬迁更多发生在男性(而非女性)被裁员时——研究者明确指出，这些决定由传统性别规范驱动，而非为了家庭收入最大化。在学术医学领域，20% 的有伴侣女性认为伴侣的事业比自己重要，而男性只有 2%。即便在收入潜力相同的年轻伴侣中，搬迁的代价也更多落在女性身上。

此外，女性和男性的浪漫爱多数走向婚姻，婚姻大多数其实是利男的，男性本身没有怀孕的能力，和女性结婚以后她可以帮助生育、养育、更因为在生养上面的投入在职场中变得弱势而更容易被淘汰，回归家庭，这样在社会结构上虽然有助于稳定，但让不想与男性发生经济绑定关系的女性在面临工作和生育问题时受到掣肘，没有很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单亲母亲通常都要么是超人要么贫穷，要么是贫穷的超人。婚姻在精神上有的时候更是一种桎梏，如果浪漫爱情没有转化成为其他形式的爱，外加经济单位的绑定那真是一种折磨。全球的高离婚率也说明人们发现了自身婚姻的麻烦之处这一点之后毅然决然离开的概率还是挺高的，更说明了浪漫爱没那么重要。但是个人为了利益，有时是普遍的男性甚至隐性男同（很多“直男”并不直）为了延续后代，有时是贫穷女性为了跨越阶级，加上群体盲目，国家和制度维稳，浪漫爱的叙事经久不衰，把持着人们的情感脉络，操纵着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这种情感入口和身份入口的相似点在于它们都是可以内化，成为人们自己对自己煤气灯效应的、对付自己的一种武器，达成自我规训。

说到自我规训，宗教与偶像化是最利用人类的脆弱性，通过塑造“神圣性”来实施精神统治的一种常见表达武器。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很多时期都是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罗马帝国，古埃及，伊朗直至今日都是伊斯兰神权宗教领袖决定权高于总统和议会。宗教为什么会被国家利用，那是因为民众自身没有信仰，需要寻找精神的依靠，比如

罗马帝国原先是打击基督教的，因为信奉的是多神，而基督教是一神，“褻渎”了罗马多神神灵，但后来为什么反而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因为基督教宣扬的普世价值在当时的底层人民和边缘群体中大受欢迎，而当时罗马帝国处于分崩离析的时期，当时的君主君士坦丁为了国家达成统一动起了算盘收编基督教这个等级分明纪律严明的组织成为国有，于是罗马帝国从迫害基督教到使之成为国教也就是君主为了维稳产生的小心思的一念之间——当然这也可以说是群众相对于权力，所选择的表达的获胜，但实际上仍然是君主为了统治从民间抢夺走的一种表达武器，人民就可以信仰一些虚无的不存在的神的故事，而忘记自己的处境有多糟糕。当然宗教也有好的地方，比如说团契有着社群集会的作用，可以团结底层人民在一起，一起在社会上发展，然后“由先富的带领后富的”，大家一起活出和平和繁荣。但这样子的社会形态，并不需要崇拜的精神存在才能够达成，更别说是崇拜一些反科学甚至是反智的和阴谋论分量相当的理论比如耶稣复活，这个世界有许多医学上可以解释的假死后“复活”的例子，但还没有第二个例子像耶稣那样死透了又活过来的。如果宗教各个社群的统治者不再限制社群需要有一本书一个统一的精神，那么这些人可以去哪里呢？他们就要面对自己精神世界的贫瘠。社群可以存在，多样的社群更应该存在，然而宗教使得社群非但不多样，还添加了愚昧的反现代的色彩。反对者可以认为这是无神论者的武断，但是传播不可证伪的谣言作为一个宗教的基础，让这个宗教本身的根基在现代不再牢固了——信者仍然会奉为圭臬，这就是个人表达的选择了，个体无论

是选择相信一个死透了的人可以复活，还是信的是普世价值互帮互助顺便能接受一个死透了的人可以复活，都是人接收信息后内化为自我信念的一个过程。人们需要警觉的是宗教对想法的侵入性。

除了基督教，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看伊朗，看塔利班，看阿富汗。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政权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全球十几亿穆斯林，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对教义的解读千差万别。印尼、土耳其、突尼斯的穆斯林社会和塔利班的阿富汗、神权伊朗、瓦哈比沙特，差异极大。而伊朗、塔利班、沙特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主义政权——也就是把宗教教法的某一种极端解读，变成了国家强制力。你可以注意到这三个国家的女性权益都非常得不好，这是因为他们对教义的解读非常极端，比如说古兰经中：

- 继承法：女性继承份额为男性一半。
- 作证：某些语境下两名女性证人相当于一名男性。
- 管教：在传统字面解读中似乎允许丈夫在特定情况下“打”妻子
- 多妻：允许一夫多妻

这些经文对于7世纪的世界来说对于女性甚至是有进步性的，但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塔利班这样的政权还在字面解读这些经文，用它来为家庭暴力和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乃至对男性的控制进行背书，而现代女性主义穆斯林学者会将经文中的“打”解释成“离开”，并承认其他条例的时代局限性，推翻原先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古兰经原文的进步性是有其时效性的，第二、现在的解释权在谁手里，经文就

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而21世纪的伊斯兰政权的国家通过原教旨主义，垄断了解读权，选了最压迫的版本，再用国家暴力强制执行，并宣布这是神意因此不可质疑，从而达到对女性的控制，巩固父权，是非常落后反文明的。而伊斯兰政权下或是伊斯兰教落后解读的影响下的女性也会有自我驯化，比如说认为戴头巾是一种时尚选择，冬天用于保暖，全世界只有某些伊斯兰女性需要包着头巾保暖而不是戴着厚帽子。当然这也是自我选择表达的一部分，但是真的要区分是自我洗脑给遵循旧旨找的借口，还是随性的表达。真正稳固的控制，是不需要鞭子的那种——是一个女性自己相信戴面纱是她虔诚通往天堂的路，是人自己把“神圣性”这套叙事内化成了自我审查的机制。这时候统治者撤了，神还在脑子里当警察。这就是自我规训的厉害之处，也就是相当自己的存在性战争输到自己完全等同于别人的意志了，而自己还在崇拜自己的枷锁。

偶像产业和宗教的相似之处在于崇拜，而崇拜在于无限美化，无限美化在于包装和距离，包装和距离意味着商业化的欺骗与隐瞒，意味着说谎和伪装。这和人们相信神权的旨意异曲同工，就是一群狂热的粉丝相信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可能不是完全的，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商业产物，它不具有国家的强制力，没有这么强大的背书，但是它一定做到的是一定程度上的美化，甚至是包庇犯罪罪行。我们都看到过粉圈的疯狂，这种疯狂在于中韩流圈子中尤甚，但仍然是全球性的，当出了负面新闻比如强奸贩毒杀人，粉丝，尤其是女粉丝像机器人一样在

社交媒体上为了自己的名义上非宗教实则近似邪教的“信仰”——她们的偶像，尤其是男偶像，疯狂洗地，失去了一个人最为基本的道德和判断。这套产业精准地利用了女性在父权叙事下被训练出的情感投入模式。邪教型粉丝，无论男女，还可能奖赏杀人犯男偶像的杀人行为，比如被控一级谋杀的某个rapper反而因为被捕而获得了一大波关注歌曲榜排名上升不少，比如Luigi也没有做什么劫富济贫的壮举，被指控把医疗保险公司的CEO枪杀了，也就是说他或许是一个没有目的的性的杀人犯，或者说可能是目的是出名的杀人犯，因为长得帅，以及美国人对医疗保险不完备的愤恨，舆论都在为他洗地，甚至在审讯期间就已经把他英雄化了，这简直就是反智。

偶像产业尤其是一个神化男性的产业，因为女性偶像很多都成为了性感符号，除了欧美女偶像被性化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东亚比如日本存在幼女偶像团体，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甚至还没到18岁成人，就开始在MV中贩卖师生恋等内容，成人之后更是马上性感化。引用The L Word中的一句话“The last thing these teenage boys wanna know from their sexy girl idol is that she doesn't like dicks!”与这种对女性偶像全然的利用和剥削相对的，男性偶像尤其是东亚男性偶像一直在神坛上下不来，哪怕强奸坐牢了也有老婆粉守候一辈子。在中国诸如男偶像代言卫生巾的事情也不少发生，严肃地说，这种对男性的神化是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巩固父权，是同一套父权结构的两面——女性被生产成“被凝视的客体”的性资源，男性被生产成“被仰望的主体”

的神和权威。这种叙事让女性更加地内化异性恋叙事以及浪漫爱叙事，同样还包含了身份认同的入口的洗脑，宗教社群的安慰剂，是一种很综合的“毒品”，也是内化机制比较全面的表达武器，在于偶像只是唱唱歌之类的表达他们自己，而接收端的一群粉丝就开始靠自我想象和自我麻痹把这些男的端在神坛供着，就这样过日子了。

也有合理的粉丝和崇拜的方式，比如说有些摇滚乐队的乐迷就是觉得自己的偶像很酷但是不至于上街纵火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有些阿森纳球迷等22年也要等一个冠军但是不至于上街游行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冠军。健康的欣赏和不健康的迷恋和神化是两码事，区别不在于热情的大小，而在于：始终知道台上那个人只是个会唱歌、会踢球的普通人，欣赏的是作品本身，判断力始终攥在自己手里，还是把对方供成了不可质疑的神，一旦偶像犯了罪，维护“神”的本能压过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力让渡给了信仰。这是对于情感层面偶像崇拜为入口的不同的反应形式。但总而言之，宗教和偶像崇拜说白了也就是一种“钱权势”通过表达实施控制的武器罢了。

身体入口：色情产业

说到对女性的性化，和这些“产业”平分秋色的色情产品的输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贩卖硬毒品的生物攻击了，多少人被洗脑得彻彻底底，这是内化机制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尤其对男性有效。色情制品首先是不真实的，其次对女性是侮辱性质的，将这种侮辱内化就好像别人用脏话和侮辱性的言论谈论你而你非但照单全收，还把这些话当成赞

赏给自己洗脑，又被夸了呀。色情产品的不真实性尤其是相对女性而言的，色情制品尤其是商业色情制品里面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快感的，就和现实生活中一样是好演员。对于男性来说，一般而言他们不是没有男优的生殖器尺寸，就是没有这个耐力需要吃药。色情制品只是一场演员脱光衣服的演出。而侮辱性质的表演一旦和生理快感绑定在一起，是会影响潜意识的自尊感的，尤其是成瘾以后，对大脑甚至人格的损害不可估量。

色情成瘾在神经机制层面与毒品成瘾高度相似，研究已经勾勒出酒精、阿片类、可卡因等精神活性物质的成瘾，与赌博、网络使用、游戏、色情等病理行为之间的共同机制——多巴胺中脑边缘系统，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在处理色情和处理可卡因时，发生的神经反应是相似的，而色情产物为什么说它堪比硬毒品，因为它带来的强度远超任何自然奖赏，反复轰炸之下，大脑会像对待毒品一样产生耐受——性唤起的阈值被一路推高，真实的伴侣、真实的亲密反而变得不够刺激，于是出现升级：不是用户主动选择越看越极端，而是神经层面逼着他不断寻找更新、更猛的内容，才能换来同样的反应。世卫组织谨慎地将色情成瘾相关症状归为“强迫性性行为障碍”，而非“成瘾”，但它不需要一个名分就可以行毒品之实，正是它的可怕之处。

到底是什么样的“毒贩子”在干这种缺德事呢：全球最大的色情网站和全球第N大的色情网站是由同一家公司Aylo（原名 MindGeek）运营的，也就是说，你以为是很多家“不同的”色情网站，其实背后高度垄

断在同一家公司手里，Aylo 由 Ethical Capital Partners 拥有，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私募股权公司，2023 年 3 月收购了 MindGeek，随后在 8 月将公司更名为 Aylo。更名是因为纽约时报揭露了 MindGeek 托管儿童性虐待视频，为了洗白改名。而 ECP 背后谁在真正操控这些色情网站是不为人知的，Aylo 本身也通过一个注册在加拿大、卢森堡、塞浦路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拉索等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子公司网络运营。这种跨境结构既是为了避税，也是为了让任何单一国家的监管和追责都难以穿透。所以我们知道，影响过可能是数十亿人的夜间大脑的色情产业，就掌控在一些甚至一个人的手里，掌握在“钱权势”的手里，要知道光是 Pornhub，截至 2025 年 8 月每月约有 40 亿次访问，这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造福”了世界几十亿人，包括他们自己，真是福报大了。这就是拥有“钱权势”的人的表达可以对世界造成的影响，这次的武器是色情，内化机制强大，防守机制是 Rehab，前景对这些人可真是一片大好，对被控制的人只能说祝好运。

可能性的艺术：制造真实

这样，我们探讨了表达作为武器可以侵入的四个入口和主要方式，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进攻方由个体到国家政权组成，防守方也是从个体到国家政权组成，在这些没有硝烟的存在性战争当中，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表达武器制造真实，从而从真实制造出可能性，这就是存在性战争

的艺术：夺取话语权，夺取解释权，夺取什么是事实的制造权，从而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可能性。

何为真实，观点和视角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现实，仿佛平行世界。但我们知道，有恒定的，有目共睹的绝对事实存在，比如说战争发生了死了六百万人那就是死了，你的染色体是XX那就是XX，这是不以视角为转移的现实。运用表达武器的可能性的艺术争夺的真实是什么，是这些死亡是种族清洗的大屠杀还是消灭极权的英勇壮举，是“你只是一个女性”还是“你是一个神圣的女性”还是“你是一个女性”。权力争夺的不是事实是怎样的，事实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而是事实是如何被描绘的，这样描绘的事实在接收端的人们的四个入口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由此，我们知道存在性战争运用各种表达武器的艺术，接下来我们要说，在长久的“战争”中，稳定的社会中，已经形成的一些无论是观念上也好制度上也好使得这些上述威力强劲的表达性武器可以作用的原因——元暴力影响下的共谋者理论。

4.共谋者理论与元暴力 (The Co-conspirators Theory and Meta Violence)

一上来就又丢出了两个理论，先来简单说一下这两个理论是什么。

共谋者理论：分析许多男性和女性如何通过执行下一章提到的各种暴力，主要是文化暴力，在元暴力影响下的既定男权规则下获得生存优势（为了“赢”而进行的利益站队）。

元暴力：即男性中心叙事。对解释权的人口相传的垄断。探讨为什么“理智”与“文明”的规则下仍充满暴力：文明作为掩体，只要不涉及肉体杀戮，所有的“文明生活”本质上都是表达武器的博弈场。

何为共谋者，就是利益战队一致的人在潜意识或意识层面的驱动下的合作方。婚姻是一场共谋，篮球比赛是一场共谋，商业谈判是一场共谋，但说到底，政治是一场共谋。婚姻、篮球比赛、商业谈判都有很清晰的战队方向，婚姻里互相是合作方也是竞争者，篮球比赛有明确的队友和对手，商业谈判则是在竞争中促成合作，这些都是明摆着的。实际上生活中有许多微小的共谋是人们一直在做的，比如公交车上看到老年人让座，路上遇到有人打架帮忙拉架，更多会去帮助弱势的一方，共谋可以是合作共赢的好事，不过本书的共谋者理论则聚焦在它负面的地方，因为核心驱动是一样负面的东西——元暴力。

元暴力

元暴力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知道是指暴力的最初形态，或者说“一切暴力始于这里”。而我说元暴力指的是男性中心叙事，那么也就是说，我在声明：一切暴力都是性别暴力。这个结论是否成立，在第五章中可以经过数据的验证。男性中心叙事为什么是一种暴力，为什么是元暴力？首先它为什么是一种暴力，提到叙事就想到电影，常见的例子就是贝克德尔测验（Bechdel Test）：第一，作品里至少要有两个有名字的女性角色；第二，这两个女性角色之间有过对话；第三，她们对话的内容不是关于男性的（也就是不能只谈论男人）。这种满足 bare minimal的条件在2025年全年根据Bechdel Test Movie List

(bechdeltest.com) 一个用户自行编辑的众包数据库大概有44%没有通过检验，接近一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在2026年的今天你去看一部2025年的最新电影有一半的机会你会看到的是一部所有女的都在围着男的转的一部影片。谈何现代？现代丛林难道就不是丛林社会？

还是继续举电影的例子，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每个人各自的生活就像电影一样，只是有的平淡有的崎岖，但电影是人拍出来的，剧本是人写出来的，反映的就是大众脑袋中的东西，这同一个脑袋在生活中如果没有按照电影反映的去应对，只能说是被现实的规则束缚住了。电影反映的确实就是现实的：一个男主角是救世主/某些队伍的领袖，有一群后宫/也可以没有，和一个女主角可以“挑选”或者

“攻略”，女主角世外桃源里的小清新并且/或者有着超凡的能力，但就是这么一个厉害角色，她就是不入世，她都不入世了，她就是会和男主角促成浪漫关系。请问类似模版拍的电影你看过多少，或者在你的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是否看到过至少一次？厉害的女主是女性中心叙事吗，如果最后落脚点是服务于和男性的浪漫关系，那就是男性中心叙事，塑造的女性角色只是为了衬托男性的魅力。那现在告诉我，在2026年的现在你每打开一部电影有一半的机会看到全部女性围着男性转，一不小心就又看了一部救世主男主和不入世女神的电影的情况下，你在生活中会被装备一个什么样的大脑？除了电影以外，文字、音乐、新闻、制度、社群、色情、爱情，仅仅上一章提到的四个表达武器入口在男性中心叙事的元暴力下对你的冲击就够你喝一壶的，你能期待自己在这些顽固的文化范式的影响下，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男性中心叙事对于我们的大脑就是一种暴力，而社会上种种暴力究其根本都沿袭了男性中心叙事的结构，也因此男性中心叙事是一种元暴力。

根据加尔通的暴力三角理论，“社会上的种种暴力”包括**直接暴力**

(direct violence)：有明确施暴者、有可见事件的暴力，比如殴打、

强奸、谋杀、战争。它是“事件性”的，看得见、有血。中间层是**结构**

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没有具体施暴者，而是嵌在社会结构、

制度、资源分配里的暴力。它表现为系统性的不平等——某些群体

被制度性地剥夺了本可获得的健康、教育、安全、发展机会。它是”

过程性”的，缓慢、弥散、常常被当成“现状”而不被识别为暴力。如同工不同酬、医疗资源的性别/阶级差异、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被结构性地榨取。最底层、也是最关键的是**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文化中那些被用来使前两种暴力合法化、正当化、显得自然或正确的部分——宗教、意识形态、语言、艺术、科学，组成的叙事。加尔通的核心命题是：**文化暴力的功能，就是让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看起来不像暴力”，甚至”看起来是对的”**。在第三章我们列举表达武器的时候，要知道那些都是实施文化暴力的子弹，我们就清楚了解到浪漫叙事、宗教、偶像化、色情产业、国家体制以及战争的叙事宣传、舆论和身份认同这些只是被本书拿出来讨论的文化暴力武器，就全部是男性中心叙事的——对于后三者之前的论证弱了一些，但是往大了说战争是国家机器的碰撞，国家与私有制是父权制的奠基石，往小了说打仗的国家领导人都是男的，上战场的也都是男的。男权主义者会把这种事拿出来丧事喜办得炫耀，好像为了莫名其妙的宏大叙事，甚至没有宏大叙事，只是服从命令，和/或莫名其妙的领导人去送死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一样，这是存在性战争中还没找到自己的存在就把命给交出去了，而这就是刻板印象当中的“真男人”，这时男性在战争中既是这套叙事的执行者和受益者，也是它的牺牲品。战争之所以是男性中心叙事，在于它把人（尤其是男性身体）降格为可消耗的工具/手段，而把”用人去交换某种宏大意义”奉为荣耀，把非权力中心的其他客体化为自己服务；舆论比如对女性和男性同样行为的双重标准，女性做一些狠事，如果漂亮就是蛇蝎美人，如果不

漂亮就是丑人多作怪，男性做一些狠事则是大男子心怀天下野心勃勃，这种事情我们见多了，经久不衰，常看常新，舆论通常是规训女性以及导致女性自我规训最常见的武器之一，建立在“要让社会上女性围着男性转”这么个想法上；身份认同我这里要举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例子，那就是女性想要成为跨性别男性的原因。除了真的就是想换个皮肤玩玩，但现在这些手术的结果不怎么样我觉得代价挺大的，除此之外，很多是想得到男性的“优待”，是因为在女性这个性别里呆着过得太难受了，“当我成为男性一切事情都简单多了，从中我更了解了男性特权”——说白了放弃抵抗投敌了，并且还要表达成自己转变成了进步派男性，这么进步也没见他们守住自己原先的性别打赢战争。当然这也不怪他们，生存空间小到逼大家都去当男的好活得容易一点，这如果不是男性中心叙事的暴力，那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了。

至此我们可以论证，元暴力 = 男性中心叙事。以元暴力为板砖建立的规则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具体的暴力行为会在下一章列举，我们这章具体要说的除了元暴力就是共谋者理论。也就是在元暴力基准下，人们，某些男性和女性，如何狼狈为奸地共谋顺从暴力基准以此获得优势与好处，打赢存在性战争，赢得没有光彩。

共谋者理论

每个人都是共谋者，就像之前提到的可以共谋做好事，但之所以没有在此书中把共谋者理论写成中性，是因为我探讨的主题是女性作为一

个最初的族群如何在这些暴力的表达下艰难生存发展，而现实大多数的共谋，除了普世价值的共谋，尤其是文化以及结构性的制度上许多的共谋者打的都是占女性便宜的算盘。这里又要提到婚姻制度，我们就讨论一下欧美人的婚姻是如何让婚姻中的男的白嫖女的一打孩子，这一打孩子和这个N胎宝妈都冠着男的的姓吧。在古代社会男性需要提供保护，或者说在某些经文中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在现代社会男性如何提供保护？很多男性本身都需要保护。有人说那你的姓也是你的父亲的，那你可以选择一个新的姓，给自己或孩子，或者你总要有一个开始。化妆先不提，有些女性把粉面团一样糊在脸上妈都认不出来到底是谁在说好看？白瘦幼的审美让女性一代又一代弱势下去，打不过男性为美，一代代越打越打不过，暴力掌握在别人手里，随时都不安全，还怎么讲平等，靠别人良心吗？文明社会有规则，靠的是国家暴力机器，说到底还是靠男性制服男性，而如果没有坏的男性，又何来英雄化的好男性，自己制造问题再来解决问题，从而彰显自己的价值，这是男性之间的共谋，有人负责犯罪，有人负责抓罪犯，大家都有事干，大家都有价值。膀大腰圆的女性面临着或是糖尿病或是污名化的危险，“男性化”的女性直接被归类成男人。这难道不是社会共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共谋？仔细想想什么是“男性化”，什么是“女性化”，甚至什么是男性，什么是女性？我认为除了生殖器和第二性征导致的生理区别外，男性和女性在方方面面都是没有区别的，而如果跨性别技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得男性可以怀孕而女性可以射精，

或是其他的替代的技术，那么男性和女性就完全没有区别了，赛博朋克2077。

然而技术的发展一定是好的吗，在伦理道德没有制定规范的情况下，盲目发展技术只会导致类似奥本海默的悲剧。很多人认为男性可以怀孕后女性就没有作用了，也因此保守派女性一直保持着和保守派男性的共谋那就是塑造神圣母亲和神化子宫的力量，暂缓科技的发展，在这里即便我和他们达成的结论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伦理树立之前要暂缓科技的发展，我没有达成和他们的共谋，而他们是彼此之间的共谋体。

但其实首先男女性在不受文化影响的前提下是没有智力差距的，女性和男性的力量差距是一直以来被误解的议题，认为女性天生更弱，然而**母系社会男女的力量是相当的**，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科学上来讲，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女性的臂力比现代顶尖女子赛艇运动员还要强，这说明史前女性曾极其强壮，同时，骨骼研究显示，人类的性别二态性（体格差异）在历史上是下降的，而且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男性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之间的“纤巧化”（变得不那么粗壮），与狩猎技术和狩猎对象的改变有关。以上说的这些表述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论据进行论证，可以自行上网搜索或者问AI，然而社会共识却连AI都不如，从身体到头脑对女性的仇恨和贬低深入刻在每个人的基因里，女

性自愿以及无意识地自我贬低“我不会开车”，男性以所谓的绅士风度给女性塑造温柔陷阱其实暗中在助长着女性的弱小化以及对自己的依靠；父权制家庭的女性顺从丈夫而丈夫在外受到男性和制度共谋的庇护，在家受到和自己妻子以及婚姻制度共谋的庇护，人生简直休闲模式，而整个社会都在共谋帮助男性巩固自己的优势身份，“帮助”女性巩固她们的从属身份，即便这两个性别只有文化带来的一些经年累月的一些身体差距。哪怕是第二性征的差别，注意是差别，如果女性要负责怀孕，为什么就一定要负责养育，为什么没有全社会的保障？生育是人类族群延续的基本，而多少有权力的男性把不属于自己性别的女性子宫把持在手上，却不给单身女性生育足够的保障？为什么不给女性足够的保障？艾滋问题——男性和男性或是男性和女性乱搞带来的传染病得到的funding在美国是每年30亿美元，这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规模最大的单一疾病研究投入，痛经这边，数字小到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而且很难找到一个独立的“痛经研究预算”，因为它小到通常被并在更大的项目里，可以参照的一项是会导致子宫被切除的子宫肌瘤——1700万美元。一边宣扬着生育的重要性，一边把控着女性子宫，一边对女性子宫的疾病不管不顾，有些男女的共谋体简直是精神分裂。

男性或女性都可以是团结的一个身份团体，然而女性这个团体很难，除去了浪漫爱情消费主义等等这个世界上排队让她们中招的陷阱带来的毒瘾一般的感觉以外，认识到女性很难的处境并且保持乐观是非常

难能可贵的，也因此有很多人并不能保持乐观，拒绝认识女性处境，或者是成为男性的共谋，这对个人的存在性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不是吗？然而在大的图景下看，我不觉得这是个一个真正的好结局。最主要的是，与男性共谋会带来种种暴力，加之于女性身上，从而她们更加无法反抗，更需要与男性共谋，形成恶性循环。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下一章了。

5.暴力三角：数据 (The Violence Triangle: Data)

第四章确立了"元暴力 = 男性中心叙事"，并提出了一个更强的命题：一切暴力本质都是性别暴力。第四章只是声明了它，把举证责任留给了本章。本章先厘清这个命题到底在说什么，再用数据验证。

需要先排除一种误读。"性别暴力"在这里不等于"受害者恰好是女性的暴力"。如果那样定义，命题立刻会被一组数据驳倒：工伤致死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凶杀受害者多数是男性，战场上送死的也多数是男性——按"受害者性别"来算，反而像是"一切暴力都针对男性"。

但本书所说的性别暴力，指的是由男性中心叙事(即元暴力)所驱动、所正当化、所结构化的暴力。判定一桩暴力是不是性别暴力，看的不是受害者的性别，而是它的驱动叙事。一旦这样界定，那些以男性为主要受害者的暴力，恰恰也是性别暴力——因为把男性身体当作可消耗的工具、把"真男人"等同于能施加和承受暴力、把支配与征服奉为最高价值，本身就是男性中心叙事的产物。男性在这套叙事里既是执行者和受益者，也是牺牲品。战场上的男性尸体，和家中被杀的女性，源出同一台机器。

于是命题成立的方式就清楚了：不是因为所有受害者都是女性，而是因为一切暴力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源头——男性中心叙事这一元暴力。

如何验证？借助加尔通的暴力三角。加尔通把暴力分为三层：直接暴力（有明确施暴者、看得见血）、结构暴力（嵌在制度与资源分配里、缓慢弥散）、文化暴力（用叙事让前两者显得自然、正当）。他的核心命题是：文化暴力的功能，就是让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看起来不像暴力，甚至看起来是对的”。如果一切暴力的文化层都指向同一套男性中心叙事，那么这套叙事就是贯穿三角的元暴力，命题即得证。

下面把第三章的九个表达武器——战争、新闻、浪漫、审美阶级、色情、舆论、宗教、偶像化、婚姻——逐一放进三角的三个层级，每个武器三条数据。读者会反复看到同一个结构：同一个武器在三层上同时运作，而文化层永远在为另外两层辩护和遮蔽。

一、文化暴力层 (Cultural Violence)

战争

- 《暴力帝国》指出，殖民屠杀的真正引擎不是种族仇恨——种族“从未扮演超出边缘性的角色”，非人化话语只是为杀戮辩护的工具。叙事先行，屠杀随后。

- 战争把"用人(尤其男性身体)去交换宏大意义"奉为荣耀。当代仍有 170 余场冲突在进行，2023 年全球军费突破 2.2 万亿美元，而援助受害者的预算却在削减。〔来源：UN News 2024〕

新闻

- 联合国把情人节"浪漫、鲜花、求婚"的温情叙事，与每年约 1200 万女童被迫成为童婚新娘的现实并置——媒体对前者的密集书写，恰恰让后者从公共视野中消失。〔来源：UNICEF / UNFPA〕
- 2025 年全球媒体监测计划(GMMP)显示，女性仅占新闻主角与消息来源的 26%，30 年仅升 9 个百分点;且女性更多被当作"目击者"提供个人陈述，而非被引用为专家。〔来源：GMMP 2025 / UN Women〕

浪漫

- 全球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人在 18 岁前结婚，男性则是三十分之一;每三秒就有一名少女在世界某处结婚。〔来源：UNICEF; UNFPA〕
- "钻石恒久远"(戴比尔斯 1947 年广告语)把世界上最常见的宝石之一与永恒爱情人为绑定，通过垄断供应制造稀缺，凭空创造了订婚钻戒这一全球消费惯例。〔来源：公开史料，正文可标戴比尔斯/N.W. Ayer〕

审美阶级

- 2023 年全球美容医疗手术总量达 3490 万例，其中 85.5% 在女性身上完成，过去四年总量增长 40%。〔来源：ISAPS 2023 全球调查〕
- 到 2024 年，鼻整形仍是 17 岁及以下未成年患者中最常见的整形手术——审美规范的文化压力已下探到未成年女性身体。
〔来源：ISAPS 2024 全球调查〕

色情

- 商业色情把对女性的侮辱性脚本与生理快感绑定;研究显示色情成瘾与可卡因、阿片、赌博共享中脑边缘多巴胺奖赏回路，世卫组织在 ICD-11 中将相关症状归为"强迫性性行为障碍"。〔来源：WHO ICD-11〕
- AI 深度伪造把色情武器升级。2023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网络深度伪造视频中 98% 为色情内容，其中 99% 的受害者是女性，较 2019 年激增 550%。〔来源：Home Security Heroes 《2023 State of Deepfakes》；UN Women〕

舆论

- 贝克德尔测验(作品中需有两个有名字的女角色、彼此对话、内容不只关于男人)这一最低门槛，至今每年仍有接近一半影片无法通过。〔注：bechdeltest.com 众包数据库，数字逐年浮动，正文写"约四到五成"〕

- GMMP 2025 显示，涉及性别暴力的新闻报道在全球占比不足 2%，尽管这一侵害影响着全球半数人口；同时挑战性别刻板印象的报道降至 30 年最低。〔来源：GMMP 2025〕

宗教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纵容童婚的习俗法或宗教法，是把女童置于婚姻风险的核心因素之一；尽管许多高童婚率国家民法明文禁止童婚，该现象仍顽固存在。〔来源：UNICEF Data〕
- 阿富汗是当今世界唯一禁止女性接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的国家，约 220 万女孩被禁止上中学；2024 年塔利班"扬善抑恶法"甚至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发声、在广播中讲话。〔来源：UNESCO 2025; UN News 2025〕

偶像化

- K-pop 研究者指出，年轻女性偶像的身体被特别物化，通过暴露服装、挑逗舞蹈及经纪公司对体重外貌的管控被商品化；当少女团体被政府作为"国家文化资源"推广时，对女孩身体的性化被正常化甚至被鼓励。〔来源：Lee, Leaver & Abidin (2026), SAGE〕
- 偶像产业刻意培育"粉丝的男友/女友"式的准社会(parasocial)幻觉——经纪公司通过直播、社媒持续输出"我只爱你们"的信息，系统性地制造单向情感依附，这正是私生饭(sasaeng)失控的温床。〔来源：allkpop 2024〕

婚姻

- 按当前进度，要彻底终结童婚需要约 300 年。〔来源：UNICEF USA〕
- 全球约有 6.4 亿在世女性在童年就已结婚;浪漫叙事把这套被神圣化的制度包装成归宿，而它对女童是选择权的剥夺。〔来源：UNFPA〕

二、结构暴力层 (Structural Violence)

战争

- 《暴力帝国》：殖民屠杀中国家"始终是共谋的"——直接组建民团、支付头皮赏金，或对屠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书中并点明屠杀"根本上是一种男性事业"。
- 当今有逾 6.12 亿妇女和女童生活在冲突阴影下(苏丹、乌克兰、加沙、缅甸、刚果、海地等)——把人口暴露于战争结构之中的决策，几乎全部由男性主导的国家机器作出。〔来源：UN News 2024〕

新闻/舆论

- 2025 年路透研究院对 12 个市场、240 家主要新闻品牌的统计：171 名总编辑中仅 27% 为女性，尽管记者中平均 40% 是女性;全部 12 个市场总编辑都以男性为多数。〔来源：Reuters Institute 2025〕

- 按目前变化速度，要到 2074 年才能实现新闻总编辑职位的性别平等;在亚洲和中东，女性仅占新闻主角的约 19%。〔来源：Reuters Institute 2024; GMMP 2025〕

浪漫

- 世界银行《2024 年妇女、营商与法律》：把暴力与育儿等法律差异计入后，全球女性平均只享有男性约 64% 的法律权利，没有任何国家给予女性平等机会。〔来源：World Bank WBL 2024〕
- 浪漫走向婚姻后的"母职惩罚"——2024 年美国全职母亲收入比全职父亲低 35%，若不改善，30 年累计将少挣约 60 万美元;在女性为家庭主收入者的家庭，母亲产后收入相对伴侣骤降约 60%。〔来源：Bankrate 2025; PNAS 研究〕

审美阶级

- 世界银行测算，消除就业领域性别差距可使全球 GDP 提高逾 20%;仅五分之一经济体在公共采购中设性别敏感标准，女性因此被排除在每年 10 万亿美元经济机会之外。〔来源：World Bank WBL 2024〕
- 韩国是全球人均整形率最高的国家(约每千人 8.9 例)，19-29 岁女性中约三分之一做过整形，双眼皮手术占全部手术的 21.6%——而高整形率与"看脸"的残酷就业市场直接挂钩。〔来源：Gitnux 2026; ISAPS; Berkeley 研究〕

色情

- Aylo(前身 MindGeek)垄断 Pornhub、Brazzers、YouPorn、RedTube 等数十个成人品牌;母公司法律注册于卢森堡而执行层在蒙特利尔, 跨境结构规避监管与追责。〔来源: Wikipedia (Aylo); 加拿大隐私专员办公室 PIPEDA 2024-001〕
- 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所需工具如今广泛可得、通常免费、几乎不需技术门槛, 一旦发布便可无限复制、跨平台传播、几乎无法彻底删除——受害结构对任何女性开放。〔来源: UN Women 2026〕

宗教

- 在童婚最普遍的西非和中非, 今天结婚的女孩几乎与 25 年前一样多;撒哈拉以南非洲 2024 年童婚率为 31%, 十年前为 38%。〔来源: UNICEF USA〕
- 阿富汗自 2021 年以来, 逾 80% 原从事媒体工作的女性失业;若教育禁令持续到 2066 年, 仅将女性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一项, 就可能让阿富汗损失高达 96 亿美元, 相当于其当前 GDP 的三分之二。〔来源: UNESCO 2024/2025〕

偶像化

- K-pop 练习生最小在 12、13 岁就与经纪公司签约，公司控制其饮食、恋爱与行为；多数合约要求偿还培训、服装与生活费用，以致出道后未必获利——即“奴隶合约”。〔来源：Wikipedia (Slave contract); ULA Carolina〕
- 产业把偶像包装成“随时可得”的准社会伴侣形象，这一商业设计直接催生了私生饭的“占有/进入”心态——尾随航班、闯入宿舍酒店、安装追踪器等，被批评者指为产业人为制造的结构性的后果。〔来源：allkpop 2024; SCMP〕

婚姻

- 即便 50% 的经济体(190 个中的 98 个)法律规定同工同酬，其中不到 20%(35 个)设有薪酬透明或执法机制来落实。〔来源：World Bank WBL 2024〕
- 婚姻与育儿带来的退出与降薪在远程工作中反而更严重——美国远程工作的母亲每挣 1 美元仅相当于男性同侪的约 79 美分，薪酬透明法至今未能显著缩小这一差距。〔来源：Allwork / 2024 薪酬报告〕

三、直接暴力层 (Direct Violence)

战争

- 当代战争把性暴力系统性地用作武器：联合国 2023 年核实 3,688 起战时性暴力案件，95% 受害者为妇女女童，受害儿童中

98% 是女孩，较前一年激增 50%。〔来源：联合国秘书长冲突中性暴力报告 2023〕

- 历史纵深——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中估计 25 万至 50 万妇女遭强奸，幸存图西族女性中高达 90% 经历过性暴力，强奸还被蓄意用作传播 HIV 的灭绝工具；塞拉利昂内战逾 6 万、波黑战争 2-5 万、刚果自 1996 年起至少 20 万女性遭强奸。另：2023 年武装冲突中被杀女性比例较 2022 年翻倍，占战争死亡的 40%。〔来源：HRW; UN Women; UN News 2024〕

浪漫/婚姻

- 2023 年全球 85, 000 名妇女和女童被蓄意杀害，其中 60%(约 51, 100 人)死于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之手；平均每 10 分钟就有一名妇女或女童死于伴侣或近亲。〔来源：UNODC & UN Women, Femicides in 2023 (2024)〕
- 全球约四分之一(25.8%)的 15-49 岁妇女女童，一生中至少经历过一次现任或前任男性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暴力——"婚姻是安全的"这一叙事在数据前破产。〔来源：UNODC & UN Women 2024〕

审美阶级

- 至今超过 2.3 亿在世女性曾遭受女性生殖器切割(FGM)，较 2016 年增加 15%；在半数有数据的国家，多数女孩在五岁前被切割。〔来源：UNICEF, FGM: A Global Concern (2024)〕

- 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女孩在更小的年龄被切割，许多在五岁生日之前——审美/贞洁规范从文化层一路兑现到对幼女身体的刀刃。〔来源：UNICEF 2024〕

色情

- 2020 年《纽约时报》揭露 Pornhub 托管未成年人及未经同意视频后，平台一次性删除约 80% 内容;公司至今仍面临诉讼，包括代表未成年受害者的集体诉讼。〔来源：CSE Institute; TIME 2026〕
- 深度伪造色情可加诸任何女性身上——2024 年初泰勒·斯威夫特的 AI 色情图在 X 平台数小时内获逾 4700 万次观看;斯坦福互联网观测站发现 AI 训练数据集中含有数百张儿童性虐材料 (CSAM)。〔来源：美国众议院听证 2024; 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

宗教/偶像化

- 韩国缺乏防止媒体性化未成年人的专门法规，与美、英、法、中形成鲜明对比;一档招募 15 岁以下女孩竞争出道的选秀节目被批在"娱乐"幌子下令未成年人面临剥削与性化风险。〔来源：Korea Times 2025〕
- 私生饭把准社会幻觉推向直接侵害——尾随偶像航班、闯入宿舍酒店房间、向偶像递交婚约书、在其住所外摆放象征死亡的花圈逼退等案例频发;这种"占有性崇拜"是宗教式神化与商业造

神共享的同一机制的暴力终点。〔来源：SCMP; allkpop 2024; The Bird Feed 2025〕

新闻/舆论

- 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平民死亡估计在 15 万至 21 万之间，加上间接死亡总数达数十万——一个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叙事正当化的谎言，结算成真实的尸体。〔来源：Every Casualty Counts; Lancet 2006〕
- GMMP 2025 显示，即便在涉及性别暴力的报道中，近三分之一被报道女性的职业或身份被刻意略去，使其身份与权威性变得模糊——舆论在报道暴力时仍在二次抹除女性的主体性。

〔来源：GMMP 2025 / Changeincontent〕

结论

把这五十多条数据铺完，本章开头那个待验证的命题——"一切暴力都是性别暴力"——现在可以合拢了。我们用四个层层递进的判断收束全章。

一、暴力三角：它不是三种暴力，而是一种暴力的三个切面

加尔通把暴力分成直接、结构、文化三层，本意是分类。但二十七组、九个武器的数据摆在一起，显示的不是三类彼此独立的暴力，而是同一种暴力在三个深度上的同一次运作。

看任何一个武器都成立：浪漫叙事在文化层把婚姻歌颂成归宿，在结构层把女性锁进只享有男性约六成法律权利的制度，在直接层结算成每十分钟一名女性死于亲人之手。审美在文化层把瘦白幼立为标准，在结构层让韩国女性靠整形挤进看脸的就业市场，在直接层兑现为两亿三千万女性被切割的生殖器。色情在文化层把侮辱与快感绑定，在结构层垄断成一家跨国公司规避追责的产业，在直接层落成被删掉的八成非自愿与未成年内容。

三层不是并列，而是嵌套：文化层负责让人觉得这一切"本来如此、甚至是对的"，结构层把这种"本来如此"固化成制度，直接层则是这套叙事最终落在肉体上的那一刀。加尔通说文化暴力的功能是让前两者"看起来不像暴力"——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三角不是三个房间，是同一束力从理念穿到血肉的三个截面。

二、表达武器：九件武器，同一条流水线

第三章我们把表达拆成九件武器——战争、新闻、浪漫、审美、色情、舆论、宗教、偶像、婚姻。铺完数据后会发现，它们看似分属政治、娱乐、宗教、商业等不同领域，运作的却是同一条流水线：制造一种关于女性应当如何存在的叙事 → 把这叙事织进制度 → 在不顺从处施加肉体或经济的惩罚。

战争抢夺女性的身体，偶像产业制造可占有的幻觉，宗教用经文锁住女童的婚龄，新闻决定谁的声音值得被听见——表面上风马牛不相

及，但每一件武器的文化层最终都指向同一句话：女性的身体、声音、选择与命运，应当围绕并服务于一个男性中心的秩序。九件武器不是九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九张面孔。这也是为什么治理其中任何一件而不触动那个共同的源头，都只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三、元暴力下的共谋者：为什么“理智文明”的世界仍然遍地暴力

那个共同的源头，就是第四章所说的元暴力——男性中心叙事。它是一切表达武器的弹药，也是三角文化层那个“看起来是对的”的总开关。

而它之所以能在号称启蒙、理智、文明的现代世界里持续运转，靠的不是少数施暴者，而是无数共谋者。《暴力帝国》给出的史学证据在这里完成了它的任务：殖民屠杀中，种族仇恨“从未扮演超出边缘性的角色”，真正的引擎是一套“制造他者—非人化—掠夺”的叙事；而国家“始终是共谋的”，屠杀“根本上是一种男性事业”。把“殖民者/原住民”换成“男性中心秩序/女性”，这台机器分毫不差地在运转——只是它更古老、更隐蔽，因为它的客体不是远方边疆的陌生人，而是每个家庭内部的另一半。

共谋者不必亲手施暴。媒体编辑室里默认男性才是权威的声音，经纪公司把少女包装成“国家文化资源”，家庭里把母职惩罚当作天经地义，法律纸面上写着同工同酬却没有执法机制——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因为“这样对我有利”或“本来就该如此”而顺手添了一块砖。元暴力的

可怕之处正在于此：它不需要每个人都是恶人，只需要足够多的人是共谋者。文明从未消除暴力，只是把暴力从直接层挪进了结构层和文化层，让它看起来不再像暴力。

四、一切暴力都是性别暴力

于是回到那个最强的命题。它成立，不是因为所有暴力的受害者都是女性——本章开头就排除了这种误读。战场上、工伤里、凶杀中，以男性为主要受害者的暴力同样真实。

它成立，是因为一切暴力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源头——男性中心叙事这一元暴力。判定一桩暴力是不是性别暴力，看的不是受害者的性别，而是它的驱动叙事。把男性身体当作可消耗的工具送上战场、把"真男人"等同于能施加和承受暴力、把支配与征服奉为最高价值——这些同样是男性中心叙事的产物。男性在这套叙事里既是执行者和受益者，也是牺牲品。战场上的男性尸体，和家中被杀的女性，源出同一台机器。

这就是本书把女性称为"原初种族"的全部分量所在：针对女性的暴力不是众多暴力中的一种，而是人类第一次系统地完成"制造主体—制造客体—掠夺客体"的演练，是后续一切基于肤色、阶级、族裔的暴力的蓝图与母版。理解了元暴力如何在三角的三层、借九件武器、靠无数共谋者运转，我们才真正理解了那句话——不是一切暴力恰好伤

害女性，而是一切暴力都讲着同一种语言。拆掉这种语言，才是后面两章要谈的事。

6. 原初种族的构成 (Constitution of the Primal Race)

第五章的Claude把数据陈列齐全并且进行了初步论证，我们将在这一章讲述重头戏——原初种族的构成。

人权即女权

从数据我们看到何为“一切暴力皆为性别暴力”，这里正好解答什么是男性什么是女性的问题：社会目前的构建期待是男性是强势的，女性是弱勢的，这是除却生理性别以外的架构，社会性别，也有人對生理男性的期待是强势的，对生理女性的期待是弱勢的，这些期望都是重合的，只是生理方面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论证了不是真实的，社会方面则属于建构的期待，而建构的期待是人为的，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按照人们期待的男性强势女性弱勢的说法，一切暴力都是强势对弱勢的暴力，也就是一切暴力都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也就是一切暴力都是性别暴力。

很好的例子来源于《暴力帝国》这部讲述殖民者如何进行暴力的著作。“这些帝国的共同之处，在于以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名义，实现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支配。例如，法国人在圣多明各发展出一套白人种族纯洁性与优越性的话语。在这一时期，与其他历史时期一样，谋杀、屠杀与暴力是锻造新国家、新政治意识形态和新帝国的手

段。”、“女性遭到强奸、许多人被杀害、绑架和奴役。被征服的民众常受到强者对弱者的蔑视。谋杀与屠杀是殖民者手中众多工具之一，用以镇压不驯从的人口。”、“为何欧洲定居者感到不仅要杀死男性，还要杀死妇女和儿童？这些杀戮无法简单归因于种族仇恨，也无法归因于对己方军队、民兵、定居者伤亡或牲畜损失的报复。”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机器就是暴力机器，而暴力针对的就是性别暴力。历史中的存在性战争中最重要就是在叙事、事实中定义谁是“男性的”，从而进行往后持久的软性的性别暴力，也就是文化暴力，也就是为针对“女性的”的结构暴力和直接暴力进行长久的背书。有人会因此推断出我们应该需要做到的是让“生理女性的”，成为“男性的”——这构建的仍然是性别暴力。我们应该需要做到的是让“女性的”成为和“男性的”平等的中性的说辞，而不是“平等的”但是不同的、互相制约的说辞——社会性别的建构就是让“男性的”和“女性的”成为不同的说辞，然而只要有不同的说辞就存在刻板印象的构建，只要存在刻板印象的构建那就没有自由和真正的平等。比如说男人不能化“女人妆”，女人不能穿男的衣服，甚至21世纪了女的剪短头发穿裤子还能被人说三道四。要自由，就需要把社会构建的男女性别消解。那么既然理想情况下都是中性的，怎么还有“男性的”和“女性的”区分呢——那我们的手术和科技还没有到位，男女性确实还有第二性征的差别对不对？想要说的就是，尽可能地消弭男女之间的区别，才能达到真正地专注在人权，人权和女权不需要分开来说，女权不需要得

到强调就好像女的不属于人权一样。希拉里说人权是女权，女权是人权，大众传播最广的其实是后半句，而后半句的意义在于“请把女的包含在人的概念里，请把女的当人。”其实前半句她说的也是对的，一切暴力皆为“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暴力，保障人权就是消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保障女权也是消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因此保障人权就是保障女权，人权即女权。

原初种族

既然人权当中的人 = 女，那么女性就是原初种族了咯？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证明。我们从第一章就开始说表达

我累了，我买的书不给翻译，锁了！不写了！